



她忍声吞气地受尽了妓院老板的蹂躏及凌辱。

张资平情爱作品系列

天孙之女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张资平情爱作品系列

天狗之女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张资平情爱作品系列
天 孙 之 女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(银川市解放西街 105 号) 宁夏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:6.25 字数 109 千 插页:2
印数:1—20,000 册

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—227—00988—2/I·226 定价:4.25 元

编者的话

自从全国解放以来，张资平的情爱小说销声匿迹已有 40 余年了，以至于现在许多读者连张资平是何许人都弄不清楚。

张资平（1893——1947）广东梅县人。1911 年进入日本东京帝大地质学系学习，其时开始文学创作，系著名文学社团创造社发起人之一，后期又脱离了该社团。他回国后曾一度应聘为武昌第四中山大学地质系主任。卸任后以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为业。

张资平的作品多以男女青年性爱为题材，故而被斥之为专写“三角恋爱”的作家，这也就是其作品长期不得翻身的主要原因之一。然而继沈从文、徐志摩、张爱玲、梁实秋、林语堂，周作人等种种热潮之后，人们的目光开始注意到张资平了。

他的情爱小说突破了花前月下，卿卿我我的单一色调，尖锐，大胆地直面现实人生，在一定程度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艺术写照。他写军阀、妓女、嫖客、大亨、旧知识分子和众多的底层劳动者。确实，他是创造社中写实味最浓的一位。

我们出版张资平的情爱小说系列，目的在于使广大读者全面，准确地评价张资平及其作品。

1993 年 4 月

(1)

E 是个探险家，但他的探险区域不是南非洲内部，也不是北极圈里，他的探险范围只是限于 S 戏院左右一带的魔窟。

盛夏的一天，太阳烈烈地在头上辐射。我在 D 路口碰着了 E。他每遇着我都满面堆着笑的，唯有这次他不单不笑，还像生了气般的。

“到那里去？” E 说话是广州口音。

“太阳晒得这样厉害，你怎么不戴帽子呢？”

看见 E 是光着头我便这样地问他。望望他身上的山东绸西装，虽然洗过了几次水还熨得很漂亮。

“是的，嘻，嘻，嘿。” E 此刻苦笑着说“我就是想买草帽去。”

“你原有的帽子呢？”

“踏坏了。”

“给谁踏坏了？”

“我的讨厌的老婆。” E 又苦笑了

E 说到帽子给老婆踏坏了，略知他们的家庭状况的我知道 E 的草帽定是做了他们间吵架时的牺

牲了。

于是我想像到 E 太太踏坏帽子时候的情形来了。

E 定是到什么地方去探险过来，给他的夫人发觉了，于是吵了起来。E 敌不过他的夫人的吵骂，想拿帽子出去。但 E 夫人先把帽子抢过去了。

“又想到婊子馆里去么？”她一面骂一面把帽子丢在地面，随即伸出双脚来踏上去，帽顶就脱圈了。

其实是 E 太太冤枉了她的丈夫，E 和我们那里会有闲钱去逛窑子呢。我们都是流落到上海买文章为活的穷书呆子，挣来的低廉的稿费尚难维持一家的生活，那里有余钱去逛窑子。看看电影已经是了不起的一件事了。

天气太热了白天里坐在家中写不出文章来，只有流汗打瞌睡。有一天我到友人 H 的家里去，看见 E 也在那里。H 和 E 正在商量今夜里到什么地方逛去的。

“你是个有名的探险家，该带我们到新鲜的地方去见识见识。”H 在笑着向 E 说。

“有一家东洋货，真长得好，从没见过有这样美的东洋婆，不像是公开的窑子，恐怕是一般人家的女儿秘密卖淫的”E 又高兴起来了。

“留心你的新帽子，不要再给你的太太踏破了。”

“就是那个地方，前次就是因为到过那个地方看过来，回来对友人说了，没有留心老婆坐在隔壁房

里偷听，所以闹出事来了，嘿，嘿，嘿，”E紧缩着双唇又在笑了。

“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W路中段的黄弄里，离那东洋女人的家不远，有一间日本旅馆，弄堂小了，不容易找，在那边很少那样的地方，所以我想定是寻常人家的妇女出来赚钱的。”

“你到过日本的会说日本话，要你和我们一路去，好当翻译。”H又笑向我说。

“好的好的我当然要参加”我说了后也大笑起来。”

“我们三个人都是不能自由的，各人的家里也不便做集中的地点。我们还是先约定一个地方，各人回去吃过了晚饭，就到那个地方去集中，一同出发吧。”H的提议。

“那一个地方好呢？”我问他们。

“S戏院门首好么？”E说。

“马上出发不好么？”我提议。

“此刻才三点半钟，到那些地方去岂不是笑话么？”

“先看电影去，看五点至七点的，七点钟出来随便在那一家小馆子吃一顿饭，过后慢慢地散步到W路去不好么？”

“赞成，赞成！”E缩着嘴唇高叫起来了。

“钱呢？谁做东道？阿拉是没有钱的”H扩大他

的一双鼻孔口，笑着说。

“吃便的饭一两元我倒有，看电影的钱就不够了。”

“那我请你们看电影好了。”

他们三个于是流着汗由 K 的家里出来，在 D 路口搭了电车。

在距 S 戏院不远的前一站下了车，走过了几步到 O 戏院前来了。O 戏院上演的电影不论在什么时候总是什么鸳鸯，什么情侠，什么泪，什么血，最肉麻不过。但 E 对艺术的嗜好就和 O 戏院差不多，今天又看见什么鸳鸯的广告了，就主张看 O 戏院的电影，经我努力的反对，才再向南行，一直行到 S 戏院前来了。进去一看，三点至五点的电影还没有演完。我抬头看一看壁上挂的钟，还没有过四点半，三个人就走出来在附近的几家小书店里胡乱地由架上抽些书来看，但都不是真心看书的。抽了一本，略翻一翻，就塞回去，再抽第二本。尤其是 E，只三五分间，抽了十余种书来翻看。书架的大部分给他翻乱了，气得店员站在一边打呵欠。

就这样地看了一家又一家，不觉过了好些时候，也走了约有一二站车的距离了。

“五点了吧。” H 警告我们。

三个人翻转头，沿着 Pavewent 指向 S 戏院来。本来大家的目的并不是在看电影，只想把时间混过去，混到黑了，就探险去。大家在 M 戏院前站着了，

M 戏院门首的广告是西女跳舞和歌剧，后面还有“裸体跳舞”等字样。E 看见这些广告又惊叫起来了，拼命地主张要进去看。

“如要我带你们去探险，这就是我们的探险事业之一了。” E 笑着向 H 说。

“我无所谓，随便那一家都可以。”

进去看看于是三人站在 M 戏院门首演了几秒钟的无言剧只是你看我我看你地站了一会，终于听从了 E 的提议。

所谓歌剧不过是几个白俄的男女出来乱叫乱跳，全没有一点纪律，所谓裸体跳舞也只是叫了一个俄国婊子来做 model 给观众看看吧了。

M 戏院在一家跳舞场的四楼上。我们由四楼走下来时，过了七点半钟了。外面虽然没有全黑下来，跳舞场音乐已经悠扬地奏起来了。

E 一面走一面称赞这个跳舞歌剧如何好如何好尤其是最后一幕的 modelo 我们都不理他让他一个人去自歌自欢。

我们走到跳舞场的侧门前来了，两扇门扉上各镶着一块椭圆形玻璃，视线透过这两块玻璃，看得见跳舞场里面的舞女，个个都穿着靓装，凝脂般的双臂和胸部以上的颈项全部露了出来，三三两两散坐在几张小圆桌旁的椅子上，喝着冰汽水，在等顾客。一群看完了歌剧的人们包围着那两块椭圆形的玻璃，争先恐后地把眼睛凑到玻璃板上去。E 看见这

个情形又心痒难熬起来了。他忙梭过去，但两块玻璃板上已经有好几个人头了。E 无论如何流着汗努力，都挤不进去。他那种样子叫人看见可笑。

两扇门扉打开了，走出两个穿孔雀色制服的仆欧来。

“不要尽挤在这里！请走开！”两个仆欧伸出双手向前挥，表示要赶开他们。

观众才散开，由楼上又下来一群人了。

“走吧。”我因为站得不耐烦了，忙向 H 和 E 说，但看 E 的额角已经紧贴着左边一块玻璃板上了。

“走啊！”H 也在催 E，但 E 一句话不回答。

“你这个人真咸混，有什么好睇泥？”H 蹙着双眉骂 E。E 翻转头，紧缩着双唇向着我和 H 嘻嘻地笑了一笑后，双眼又紧贴着那块玻璃板了。

H 看见他那种怪样子，恨极了，忙走过去拉他的左臂。E 没奈何，只好离开了那块玻璃板，但还是一面翻转头向那边一面呵呵大笑的说，

“真是春色满园，……看吧！”

“你这个人真无聊！看你说话，看你写文章，就知道你是个无聊人。你天天在高叫革命文学，但说起话来，写起文章来，还是这样咬文嚼字的，一点不能通俗化平民化，什么‘看吧……春色满园啊！……什么春草碧色，春水绿波啊！……什么东风的恶作剧啊！’听见令人肉麻。”

周围的人们看见 E 似疯非疯的样子，都睁着惊

异之眼来望我们。

幸得我们走得快，我们才踏出 Pavement 上，穿孔雀制服的两个仆欧又走出来赶人了。

我们由 M 戏院走出来，就在对过的一家广东饭店里吃晚饭。

我们一面吃饭一面讨论探险的时间和地点。H 的意思是要去看中国女人的魔窟，我是主张看高尚一点的西洋妇人，E 则以不挠不屈的精神主张去看东洋货。

“东洋货一点没有意思啊！她们看见我们中国人就很骄傲起来讨人厌。你是会说英国话的，怎么不赞成到西洋货那边去一趟呢？”我是看惯了东洋货的，无论 E 说得如何美，我都不相信。

“的确西洋女人比东洋货还亲热些。再讨厌不过的是小鬼，尤其是到中国来后的小鬼。不管是男女老幼，都是十分讨人厌。”

H 和我一样地讨厌东洋货，但也不喜欢看西洋货。他是爱国主义者，在提倡国货。

“国货尽是劣货，并且多是有病的。”E 在反对 H。

“又不是想在她们那边歇夜，打个茶围罢了。不懂话，尽对坐着有何意思！”

争论的结果，还是先去看 W 路横弄里的缥缈的东洋货。H 看看壁上的钟，过了八点半，天色全黑下来了。我们刚刚把饭碗放下 E 就催着要走 K 嫌还

早了一点。

“不早了。过了九点，她有客，就看不着了” E 这样说。

我们会了账，便赶向 W 路来。E 一面走一面挥动他的手，指了这家房子又指那一条弄堂，不是说那家里有漂亮的姑娘，便说那条弄堂里有秘密的人家，表示他对于 W 路这一带的地理十分熟悉。

不一会走到那条横弄里来了。弄堂里十分黑暗，一连十几家房子，外表都一样的建筑，并且都带上了门。E 辨不出那一家是那个漂亮东洋姑娘的了。

“好像是这一家。”我们走到弄堂中段徘徊了一会后，E 指着一家房子对我们说。他想敲门了，我忙止住他。

“你的的确确记得是这一家么？莫敲错了人家的门，给人骂了没趣。”

“总不外这三家”E 笑指着和那一家相毗联的三家房子向我们说。

“你看，你没有认清楚，随便敲人家的门怎么行？”H 笑着对 E 说。

“那有甚要紧，说一声对不起，就完了。”E 再紧缩着嘴唇笑起来。

但 E 还是不敢敲门了，他又像刚才在跳舞场门首般，把头伏在那家门扉上，从门缝里窥看里面的情形。

“对了，对了！是这家了！”E 伸了伸腰，站起来，

高声地欢呼。

我也走前去倾耳细听了一会，果然里面是在讲日本话。

——花姊儿，澡堂空着了！一个小女儿的声音。

——你洗过了？你的姆妈也，……又是一个女人的柔静的声音。——是的才洗过。那个小女儿的声音。

“里面住的是东洋人，不错了。”我对 E 和 H 说。

“是吗？我记得清清楚楚，是这一家。”E 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他急急地就敲门了。

——是那一个？里面也有中国女人的声音，大概是东洋人家雇用的娘姨了。

“有客！”E 高声地应了后，望着我们笑。

不一刻门开了。一个三十多岁的矮胖的中国女人，站在里面天井里。

“请进来！”那个女人说。

由 E 的领导我们一齐踏进一口小小的天井里来了。天井里固然很黑暗，望望上面堂屋里也只是一盏五烛光的电灯，看去十分幽暗。我们站在天井里，踌躇了一会，我真想退出来了。忽然听见里面有日本女人在用日本话向我们招呼说：“请到里面来坐。”

“请到里面去。”那个娘姨也跟着她的主人催促我们。

“怎么这样黑，不好走。”

“不要紧，不要紧。进去进去。”E 勇敢地在作先锋向里面跑“他们的客厅在堂屋的屏风后，日本式的要除鞋子上去的”。

那个娘姨在前头引路，我们就跟了进来。转过屏风，果然是有一间大房子，铺着日本席，向后面的两口大窗打开着，有些凉风吹进来。我们都感着凉快。E 就在那房门口的檐段上坐下去，除鞋子。

“看他急得这个样子”H 笑着对我说。其实E的那样子倒是内行的。H 因为不知道日本习惯，看见要除鞋子，像有点难为情。

“这有什么客气的。”E 在笑着说。

我也坐下来除鞋子，H 便跟着坐下来。

那个娘姨拿了三张垫子给我坐，又端了一个小小的磁火钵出来，里面有二三粒红火炭，这是预备给我们吸烟用的。

我担心着东洋货会敲我们的竹杠，低声地问E，前次来打茶围时，花了几个钱。

“喝一瓶啤酒一元。我们喝了两瓶。今夜里顶多三瓶够了”。E 说着，伸出左手的三根指头来。

“可以坐几个钟头？”H 问E。

“那随便你不过她们会要求你们到楼上去。如果没有旁的客来，你又不上楼去，她们也尽陪着你坐，劝你们多用些啤酒，她们可以多挣几个钱”E 趾高气扬地笑着对我们说。我和H都是初次到这样的地方来的。

我们谈了一会话后，来了一个东洋货，并不十分好看。圆圆的脸孔，满涂着白粉，就像才从石灰缸里拉出来的，一对眼睛小得像鼠眼还尽望着我们笑，更看不出她的瞳子来。她手里拿着两三把日本纸团扇，分送给我们。

“天气真热”她对着我们行了一个叩头礼，说了这一句。

她的那种淫猥的样子实在引起了我的嫌恶。

但 E 已经捉住了她的左臂膀。

“啊呀，不好意思！”她笑着对 E 说中国话。

“有什么不好意思？”，还是捉住她的臂膀嘻嘻地笑。“好了，好了！你不要再这样咸湿了！”H 蹙着眉头骂 E。

“到这样的地方来了还能摆绅士架子么？”E 笑着回答 H。

“你说的就是这个么？”我问 E。因为 E 平日对我们所称许的美人都是怪丑的。虽是无盐，只要他看中意了，也说是个西施。

“如果是这个，他真是太没有眼睛了。”

我们是说广东话，那个女人只跪在一边莫明其妙地听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是不是阿花 (O-Hana)？”

“我没有名字。) -Hana 洗澡去了，一刻工夫就会来。”她用袖掩着口笑。

“你说的那一个叫什么名记得么？”

东洋名字不好记，他们好像叫她 Honey Jam。”

“不是 Honey Jam，是阿花在日本叫阿花儿的发音和 Honey Jam 相近。”

又坐了一会那个女人便问我们要喝什么饮料。

“先拿两瓶啤酒来。”E 抢快地向她说。

“不要啤酒，喝汽水吧。”H 要喝汽水。我便叫她先一瓶啤酒四瓶汽水来合着喝。她答应了，站起来向里头去了。

汽水啤酒还没有送来，从里面又走出一个女人来了。

“是这个了！”E 凝神静气地望着那个女人，拍着我的膝盖告诉我们。当然我和 H 都把视线集中到那个女人身上去了。

也许是先给 E 替她吹了，对于她的希望太着了些，此刻看来，那个 Honey Jam 并不是怎样的一个美人。她的眼睛太大了，和鼻儿的比例有点不称，只有那张嘴的位置和双唇的轮廓实在长得适宜而美丽。

她走进来了就跪下去，向我们磕了一个头，说了几句“天气热”，“好来了”一类的客气话，但她没有半点笑容，不单无半点笑容，态度也像十分严肃的。H 看见她那种矜持的样子，就讨厌起来了。

“看她的样子，是在摆架子，看不起我们中国人呢。当了婊子还摆架子么？”

日本人无论男女老幼，大多数遇见中国人便要